

本报记者 张宇洲 见习记者 李琪桢 通讯员 董怡 俞瑜 尚法 张建芳

## 布局8年骗到拆迁补偿,但终究要还的

时间:4月6日

地点: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料定几年后自己所在村庄会被拆迁,因此他天天琢磨怎么获得拆迁补偿,这一布局就是8年……

2013年,李某听说,他所在的街道要并入宁波国家高新区了。一番思考后他想到赶紧批地建房,然后坐等拆迁。

不过,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因为1994年李某就已经申请到了宅基地,按照政策规定,他已经没有申请的资格了。不甘心的他又打听到,如果是单身的无房产,就可以再次获批宅基地。

之前因为情感纠纷,李某跟妻子离了婚,并将房子给了前妻。几年后两人和好,重新领了结婚证,但房子仍然写在妻子一人名下。

李某寻思,现在如果离婚,不就满足无房且单身的条件了?经历过破镜重圆,李某实在不想再离婚,但眼看着一笔横财就这么错过又不甘心,于是打起了假离婚的主意。

他先是花了80块钱找人做了一张假离婚证,又说服妻子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书,拿着这些材料去村里、街道逐级审批。这张离婚证果然起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宅基地真的批下来了。而此时,新的区划正式落地,李某拿到宅基地后赶紧开始建房,不到半年时间,一栋三层楼房就造好了。拆迁公告正式发布后,如李某所愿,他的房屋正好在拆迁红线内。

就这样,李某用80块钱的成本骗来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安置房和20余万元拆迁补偿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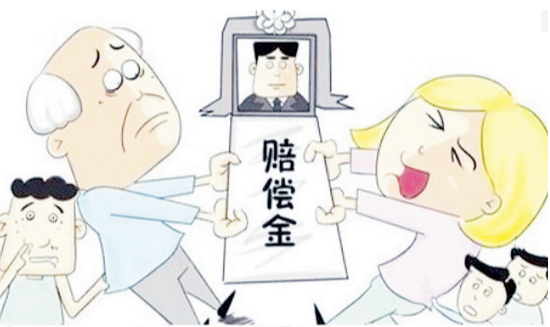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某办假证的事情被人举报。之后李某主动退回了所有补偿,但还是逃不



脱法律的制裁。

近日,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2万元。

## 丈夫的死亡赔偿金,亲戚同意才能取?



时间:4月7日

地点:三门县法院

“我取出自己的存款,他们作为亲戚凭什么横加干

涉?”三门县的黎女士在和亲戚多次交涉无果后,无奈对簿公堂。

三年前,黎女士的丈夫在工地干活时遭遇意外去世,获赔70余万元死亡赔偿金。不过,这钱没有直接给到黎女士。她丈夫一方的亲戚考虑到黎女士的两个儿女年纪还小,为了能让孩子们成年后生活有保障,就提议把这笔赔偿款以孩子的名义存入银行定期储蓄,同时也能赚些利息。

黎女士想着日后生活开销还可以靠丈夫生前留下的十几万元存款维持,就同意了。不久后她和孩子的姑丈陈某和大伯郑某一起到银行设置了密码,并约定存款到期后,由三方共同取款。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面对日渐增加的花销,黎女士发现仅靠十几万元抚养两个孩子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提出将70多万存款取出以改善生活。可陈某与郑

某坚决不同意,几次交涉后大家产生了矛盾,黎女士决定求助法院。

法庭上,说起黎女士的突然变卦,陈某与郑某也很无奈:“她花钱大手大脚,她丈夫留下的十几万元存款两年不到就用完了。如果现在把赔偿金拿出来,定期存款的十几万的利息也就没了。而且,她现在有了新的交往对象,突然要钱我们不放心,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得有保障。”

由此看来,陈某与郑某的答辩合乎情理。但是考虑到当前黎女士的生活确实困难,法官提出由陈某和郑某每年垫付母子三人的生活学杂费,等到存款到期取出时,再由黎女士归还这笔费用。

法庭多次组织调解后,黎女士与陈某、郑某均表示同意法官的提议,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 一“眼”不和,他竟拔出尖刀

时间:4月6日

地点:杭州市上城区法院

杭州某小区的保安小王怎么也没想到,值班的时候会遭此横祸……

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小王和往常一样在小区门口值班,突然见一个男人摇摇晃晃地向自己走来。小王觉得来人行为诡异,像是喝醉了,出于警惕就多看了两眼。

没想到,四目相对之后,那个男子竟然掏出一把弹簧刀冲了过来。还没有及时反应,小王已经被连捅数刀。小王倒地后没多久,经过的路人打

120将他送到了医院。经检查,小王头皮裂伤、左耳裂伤、左胸被捅两处,其中一处穿透胸壁,构成轻伤二级。

警方很快到达现场并控制住了捅人的男子徐某。事后,徐某交代他和小王素不相识,那天晚上他服用了一定剂量的精神活性物质,整个人比较亢奋。闲逛路过小区的时候,他发现小王一直盯着他,顿时心生不满,于是酿成了悲剧。

根据警方的调查,徐某当晚吸食的物质为“笑气”,和毒品一样有活跃、抑制神经系统的功能。正是在这种药物的刺激下,徐某才会突然情绪激动地捅刺小王。



最终,徐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

## 妹妹出狱后,跟帮忙照看孩子的姐姐翻了脸



时间:4月6日

地点:永嘉县法院

“一年多来,我把妹妹的孩子视如己出,悉心照料,

没想到……”法庭上,小丽的姐姐述说了她们姐妹反目的经过。

2013年,小丽与丈夫王刚(化名)因涉嫌犯罪被羁押。那时女儿刚满两岁,她只得把女儿委托给姐姐抚养照顾,并口头承诺日后将支付每个月2千元的劳务费。不久后,小丽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王刚则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直至2015年2月,小丽刑满释放后将女儿接回。

不过,此后每当姐姐提及照看孩子的生活费和劳务费时,小丽均以各种理由推脱。说好会支付劳务费,怎么转眼就不认了呢?无奈,在王刚也刑满释放后,姐姐将小丽夫妻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姐姐表示自己接受委托后,放弃务工全心全意照顾孩子。孩子年幼体弱时常生病,自己送医照料,劳心劳力,期间还一直代为垫付孩子生活费、看病医疗费等,理应收回垫付的生活费用并收取一定的劳

务费。

小丽和王刚则表示,他们在入狱前曾支付部分费用,后来家人又代为支付了3000元,刑满释放后也送了些年货和衣物给姐姐,并支付了部分现金。姐妹曾口头约定以每月2千元计算劳务费(包括孩子生活费在内),所以他们认为代为抚养的15个半月的费用已经结清。

庭审中,法院认为此前双方没有就具体的劳务费做出书面协定,因此法院以抚养期间浙江居民平均工资作为参考依据,酌情确定抚养报酬为每月2600元。根据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孩子生活费每月800元。而对于小丽所说支付的部分钱物,姐姐仅认可其中3000元,小丽也没能提供证据证实。最终,法院判决小丽、王刚支付给姐姐劳务费、孩子的生活费共49700元。